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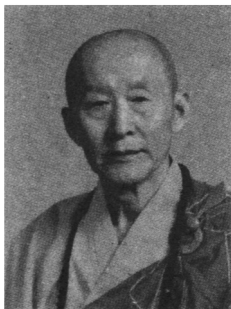
祥雲法師 編輯

舍利子研究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作者簡介】



作者：

祥雲法師

曾任：

教師、記者

文官、海軍軍官

佛學院教師

中國佛教會副秘書長

中國佛教會常務監事

台北市佛教會常務理事

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駐會董事

著作：

懺願室文集（節本：廬山煙雨浙江潮）

懺願室佛學答問

佛教常用「唄器、器物、服裝」簡述

佛門詩偈趣談

佛學表解

慧絮集

祥雲法師書簡

雲海蒼茫憶故人

萍蹤詩草

舍利子研究

「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

金剛經述義（未完稿）

上祥下雲老和尚事略

和尚俗姓李，名孟泉，于民國六年，出生於遼寧省海城縣之書香世家，自幼即深具慈憫之心；稍長，感人生短暫，世事無常，三界無安，遂懇慕真道。年二十即發願茹素奉佛，顯出家之志，而就讀於長春般若佛學講習所，研習內典。早年曾任記者、教師，嗣因國難當頭，投身軍旅；爾後隨軍遷台，更感人生無常，世事多變，出家之志，常萌於心。歷經多番波折，終於民國五十年間，就台北市圓覺寺，依止^上玄^下妙大和尚爲剃度師，圓其出家之願，時年四十五歲。法名會源，法號圓定，然和尚多以別號祥雲行世。同年並於基隆海會寺 道源長老座下稟受具足戒。

出家之後，十四年間，先後在全台各處山裡閱藏，或修持苦行，或演化教義，或潛心著述，不求聞達於教界。其後在佛教界之邀請下，開始隨緣度眾。歷任中國佛教會副秘書長、常務監事；台北市佛教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會弘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文獻委員會委員、中日、中韓佛教關係促進委員會委員、傳戒委員會委員；佛陀教育基金會駐會董事、佛陀教育雜誌社社長；

佛教慈明月刊、覺世旬刊、獅子吼月刊、慈雲月刊、天華雜誌等佛學編撰諮詢委員、主筆；中國佛教會、台中清涼寺、埔里靈巖山寺三壇大戒尊證阿闍黎等職。更受邀於汐止慈航堂、法輪講堂、靈山講堂、華藏講堂等地講經弘法。並於海明佛學院、淨覺佛學院等處擔任佛學教師。著作有《懺願室文集》、《慧絮集》、《懺願室佛學答問》等十餘種。

和尚一生高風亮節，不攀緣，不勸募，精進修持，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爲人真誠質樸，四眾景仰，並深得教界推崇。一生爲光大佛教，弘法利生，續佛慧命而犧牲奉獻，膺負重任，任勞任怨，鞠躬盡瘁，在所不辭！終因積勞成疾，於民國八十八年國曆七月八日下午酉時，在弟子融全、雅慧隨侍下，於悲嚴菩薩聖號聲中安詳示寂。臨終前猶再三附囑弟子務必精進持戒念佛，以了生死，同生樂國。至其後事則一切從簡。和尚固然放下自在，然教界法務仍多，眾生悲苦依舊，唯願

和尚悲濟眾生 乘願再來

「舍利子研究」序

佛家的「舍利子」，不僅佛門以外的人，對它大惑不解。就是一般佛門中人，對它也多陌生。

「舍利」是印度語，亦稱「室利羅」，「設利羅」。義譯為「骨身」，「靈骨」，「遺身」。所遺之骨分也。（見翻譯名義集）。亦稱「堅固子」。

「舍利」有髮成，血成，肉成，骨成……種種的不同；從而便有扁圓大小輪角，以及綠紅白黑透明雜色……等等形彩的殊異。

玄奘大師的頂骨有光有色，六祖慧能大師歿後全身不壞，鳩摩羅什法師的舌根經火不焚；這些，也都是「舍利」的一種。

「舍利」：是佛教徒「戒定慧」修持功夫的表徵。但「戒定慧」的修持目的，卻不在乎「舍利子」的結成。

進而言之：「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

修德卓越的「舍利子」，不僅是入火不焚，遇堅不挫。而且是因人見殊，因時

見殊。增減去來，神妙莫測。其增也，不知其何來。其減也，不知其何往。

雖然也有人臆想：「舍利」可能是「至德，至善，至定靜，至清淨，至神聖」的「心物合一體」。然而，既不能以實驗的方法分析化驗，又無法以推理的邏輯忖度揣摩。同時，能被化驗者，也許並非其神髓。能被思維者，也許仍非其妙義。

邇來有關「舍利」問題之諍，甚囂塵上。編者鑒於世人對於佛家「舍利」，每多曲解誤會；故將手存諸家所撰「舍利」之文，彙編成集，俾供探究「舍利」者研討領會之一助。

本集中「佛身三寶」及「舍利子是膽結石嗎」兩篇文字，雖亦為宣揚「舍利」之義，但未免有「語病」或「誤解」之處。讀者不可不知。

高雄慶芳書店深心護教，特願印行本書。際此付梓前夕，編者謹撮數語，略述因緣梗概。

民國四十七年端午節祥雲序於臺灣

「舍利子研究」再版序

回憶民國四十七年五月間，在臺灣的社會上——尤其是佛教界，曾為了「新生報」（南部版）所發佈的一篇曲解誤會「舍利子」的文章，掀起了一陣頗為激烈的爭辯。編者當時由於不忍坐視佛門無辜受辱，乃輯印了這本小書，冀以彰明正理，護持教法。

韶光荏苒，迄今已歷一十八載。在僧常不古前賢凋謝的今天，又欣見慈航老法師的全身「舍利」出現世間；實不盡為多災多難的佛門，寄予無限祝福之心！際此時節因緣，吾人認為實有擴大流佈本集，而為佛法作「見證」之必要！

大乘精舍印經會及日月潭玄奘寺，認為本集取材審慎，陳述忠實；先後發心倡印再版，以饗未聞。殷勤為法，功不唐捐！

付梓在即，謹贅數語為序。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下旬祥雲序於臺灣

目次

序	祥雲(一)
再版序	祥雲(三)
一篇曲解舍利子的文章	摘自新生報(一)
佛家舍利子，人間起爭論	摘自中國晚報(六)
舍利子是膽結石嗎？	毅光(一一)
佛教界招待記者，說明舍利。	摘自中央日報(一四)
佛教界招待記者，說明舍利。	新聞報導之二
舍利子的真義	月基法師(二一)
「揭開舍利子之謎」的商榷	祥雲法師(二六)
論舍利	張少齊(三四)
舍利	蔡念生(三七)
舍利子是不是膽結石？	小心(三九)

- 舍利的意義與功德……………竺摩法師（四一）
- 佛身三寶……………記章嘉大師火化後遺物……………姚立民（五四）
- 舍利子釋疑……………印順法師（五九）
- 慈航法師遺體開缸，後山盤坐五年，肉身仍極完整……………摘自中央日報（六七）
- 四萬餘信徒湧向汐止，爭看慈航法身。……………摘自徵信新聞（七一）

一篇曲解舍利子的文章

揭開「舍利子」之謎

張端仕

從「醫學」觀點來看「舍利子」

由於章嘉活佛和心榮法師的先後發現「舍利子」，許多人都發問：「什麼是「舍利子」呢？」，「舍利子」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真的是祇有修成了「戒」、「定」、「慧」的和尚或比丘才有「舍利子」嗎？」

「舍利子」，是由印度文音譯而來的佛學名詞：佛學大辭典上記載：「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又記：「『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佛教戒書毗奈耶（書名，梵文譯音）雜事記則載：「如來舍利共有一石六斗。」

什麼叫做「舍利子」

照佛教中傳說，凡和尚或尼姑，祇要他（她）修身養性，達到了「戒」、「定」、「慧」的境界，便能結成「舍利子」，並且會隨著修行的時間而與日俱增。有全身的、碎身的、有透明的、有不透明的；有白色、紅色、黃色、綠色及黑色的；「舍利」的形狀不一，有如菜子，有如黃豆，也有大如鳥卵的，在佛教中它就是佛身的象徵，被視為神聖的珍品供養著。

你可曾看見過「舍利子」嗎？這個二千多年前神話化的東西的祕密，我們不是可以從醫學立場去研究，讓它得到一個最新而合乎科學的解答呢？

當記者昨午邀約法醫學博士高夢雄至高雄市覆鼎金義永寺，參觀心榮法師「舍利子」時，修竹小塘，環境幽靜，我們看見一隻紅緞金邊的玻璃方盒，盒子裡放著一個大小約六方吋的小銀盒，盒內藏的就是五顆「舍利子」。

「啊，太難得了！那就是人類生命的結晶呀！」寺裡的僧尼們異口同聲這樣說。是的，四十八年的生命，三十二載的修行，生命在這世界不過是一瞬的時間，

肉體轉眼化為灰燼，骨灰又何異是一撮黃土，誰不希望一個人死後會有特別值得紀念的東西？「舍利子」正是這個平凡的生命，產生出了的祕密的東西！

「醫學」稱爲「人體結石」

從書本上，從許許多多的驗屍、解剖的經驗，這位法醫學博士高夢雄，終於研判出佛學上所說的「舍利子」，正是「醫學」上所稱的「人體結石」。而絕大多數僧尼骨灰中發現的「舍利子」，都可能是生前體內的「膽結石」。

打開「醫學」上的病理學一書，「膽結石」一章中對於「膽結石」的成因、成份、形狀的記載，也可說是完全符合佛學典籍中關於「舍利子」的記錄。

在「病理學」中記載著：「膽結石」的成份，有石灰、碳酸石灰、鐵、銅及少數的蛋白質、粘液、膠狀物；膽石的形狀，有如砂子、蛋圓形、球形、多角形、橢形、洋梨形，小者如細砂，大的同雞卵；膽石的顏色，有白的、黃的、褐的、綠的、黑的；膽石的質地，或外硬內軟，或硬如石子，有不透明的，也有半透明的；膽石的成因，有屬於體質，有屬於遺傳的，但大多數是缺少運動的，膽汁鬱積，或

食無定時，釀成結石，婦女縮腰也容易引致「膽結石」。數量從幾個、幾十個、幾百個到幾千個不等。根據已結石的解剖紀錄，十個人中就有一個體內有「膽結石」，不過是惡化致死的人並不多。

大如黃豆有點透明

至於義永寺的心榮法師的五顆「舍利子」中一顆是不規則多角形，大小若紅豆，是一粒白色半透明結石體；另外的四顆大小如黃豆，都是不透明體，外殼完整，內呈珊瑚狀，火化後的顏色為灰白色。

據義永寺的僧尼們口述心榮法師生前的生活情形，他十六歲便遁入空門，過了二十二年的僧人生活，過午不食，閒時便打坐參禪，生前時有胃痛（這是「膽結石」的人所能自覺的症狀）。

以心榮法師的「舍利子」的形狀說，正是「醫學」上的「膽結石」；以心榮法師的生前的生活情形而言，也正符合了「醫學」上所說的「膽結石」所以形成的原因，這充分說明了心榮法師的「舍利子」應該就是「膽結石」。

苦修參禪的成果

參觀過章嘉活佛的「舍利子」的月基法師，是高市佛教堂住持，曾任南京棲霞寺住持，他向記者證明了心榮法師的「舍利子」正如章嘉活佛的一樣。因此，我們有理由解釋二千多年前佛教國度裡所視為神秘之物的「舍利子」，正是現代「醫學」上所說的人體內的「結石」體。

用「科學」的道理，來解答宗教上的神話，對於神佛的尊嚴是毫無損的。二千年來的佛教領域裡，視「舍利子」為佛身參禪苦修的結晶，成為佛家神秘的象徵；今日用「醫學」道理來解釋，有了「膽結石」的僧尼，不同樣可以說明他（她）是曾經過青年的苦修參禪嗎？不同的祇是：它——「舍利子」不再是神秘而不可解答的東西了。

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新生報南部版

佛家「舍利子」·人間起爭論

信徒維護瓊寶、大談舍利神奇、駁斥「膽結石」之論

〔本報訊〕市郊義永寺心榮法師圓寂，檢獲五顆「舍利子」，由於高雄某報引述某醫師談話，指「舍利子」為「膽結石」，說它非常平凡，使廣大的佛教徒大為憤慨，認為係對佛教一大「侮辱」，高雄佛教堂為此，特於今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對指「舍利子」為「膽結石」一說，嚴加駁斥，其書面談話如下：

「站在大門以外的人，僅憑武斷的猜想，來批評大門以內的事物，往往會十之八九，甚至完全與事實相反。舉一個例罷：當調味粉流行在市面時，就有人說：它是用獸類的骨粉製成的，因此社會人士，尤其素食的人士，聞而生畏，不敢嚐試，後來經廠方在上海，公開歡迎參觀，於是一般人才知道；原來它的原料，是用麵筋和鹽酸，所製煉而成，所謂調味粉者，即是結晶的麵酸鈉，絲毫沒有獸類的成份在內。可是，為了骨粉製成的謠言，幾乎就破壞了國產的調味粉新興工業。」

佛教自從釋迦牟尼佛，開創至今，已逾二千五百年，據經典所載：佛及他的弟子們，都有種種神通。這些事，唯心所造，超出科學範圍，所以近代人士，就不相信。橫豎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吾人也不必去討論它，且留待若干年之後，「科學」或「心理學」更進步時，或許足以證實是有。不過，有一項東西，確是使人驚奇，那就是佛門弟子，死時火化了之後，往往會檢出許多五色「舍利」來。奇怪的是：世界上的宗教，不只佛教，修道的人士，也不限於佛教。但是，「舍利」這東西，卻僅限於佛教纔有，並沒有聽見過其他教徒，也發現「舍利」的事，這些特別的現象，大有注意和研究的價值。

有人說，佛教徒的「舍利」，是人體結石或「膽結石」病所發生的結果，這只是以有思議心，測度不可思議的事。

釋迦牟尼佛、「舍利」八四斗、圓寂前輕鬆自在

所得到的結論，所以含有歪曲和誣蔑性，其不實的程度，也類似說調味粉，獸類骨粉所製成的一樣。

據大涅槃經所載：釋迦牟尼佛火化後，得「舍利子」八斛四斗之多。照說文的解釋：古者以十斗為斛，那麼釋迦的「舍利」量，竟然達到了八十四斗，超過他的身量，若說他是人體結石，或「膽結石」病，那麼，這一位釋迦佛在他未死之前，得了這麼多的結石，在他身上，照理早就該身體硬化，不能動彈了，可是，他在滅度的前一日，還說完一部四十卷的大涅槃經，最後還問他的弟子：你們若有所疑，趕快提出詢問，我快要滅度了。大眾皆答：並無所疑，然後他纔圓寂了，像這樣去得輕鬆自在，又豈是染有八十四斗膽結石在身上的人，所能辦到哩？

「舍利子」五色斑斕、不是「膽結石」

說「舍利」是「膽結石」病的人，他當然以為結石是硬性的而「舍利」是硬性的，惟有硬性的東西纔能變成硬性的東西，這種理論，大似是爬蟲類進化的發明。查「舍利」有種種顏色，髮所成的是黑色，血肉所成的是紅色，骨所成的是白色，此外還有雜色「舍利子」，是五色斑斕的。這樣看來：髮、血、肉，的「舍利」，它的來源，都是由軟變硬，並不是由硬變硬。在這一事實下，「膽結石」才

會變為「舍利」之說，就不攻自破了。

僅憑目前「科學」和「醫學」的程度，尚不能替佛門「舍利」，作合理的解釋，目前如此，恐怕以後還是如此，因為這東西並不在科學領域之內，例如：康僧會初到東吳，孫權命取一粒佛「舍利」為憑，他在佛像前拜禱，至半夜，聞案上空瓶中，錚然有聲，得「舍利子」一粒獻諸孫權。又宋王日休，鵝龍舒淨土文，木板中，刻出一粒「舍利」來。又宋常熟婦人陶氏，持誦阿彌陀經，經中「舍利」迸出，積至合餘（十合為一升）。又晚代舉行佛事時，燈花中往往結成「舍利」。身上燒出來的「舍利」，或許將來尚能憑「科學」之力，加以分析。至於上述：瓶中禱出來的，板中刻出來的，經中迸出來的，燈中結出來的，像這些神蹟，我相信再過五萬年，也沒有任何「科學」，能替它找出一個圓滿的理由。

佛徒尚難得，凡夫無此物，「舍利」是修養結晶品

去年章嘉大師，在臺北圓寂時，燒出來的「舍利」，就有七八千顆，除陸續被國內外人士，請去供養之外，至今留在臺北善導寺，及其青田街行營中者，為數

尚多，七八千大小的「舍利子」，我想至少裝上半個麵粉袋，若說它是膽所結的石，那麼，章師的膽，再大也不能超過鵝蛋，縱使全部都結了石，又怎能達到半個麵粉袋之多，這樣看來，判斷「舍利」為「膽結石」的結果，無異於說：四兩的礦砂，會淘出半斤的黃金，真滑稽到騙不得小孩子，又怎能合乎「醫學」的邏輯。

《金光明經捨身品說》：「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經為佛所說，當然是實話，因為它是戒、定、慧的結晶品，所以不但不修的凡夫，雖修而不得其道的外道，死了燒了之後，並不能得「舍利」；就是佛門弟子，生時若不從事戒、定、慧的功夫，死後也決定沒有「舍利」，所以「舍利」這東西，是最公平的考驗。事實雖然如此，然而真正修行人，他是了解諸法皆空不應起一念為身後爭虛榮心，和執著想。不過根榮自然葉茂，水到自然渠成，功夫到家，自然有「舍利」，這就是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真義。

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晚報

「舍利子」是「膽結石」嗎？

毅光

〔本報專訪〕三民區寶珠溝義永寺心榮法師圓寂後，遺下「舍利子」五顆，永為佛徒仰念，本報記者為明瞭「舍利子」為何物，訪問佛學淵博的高雄佛教堂住持月基大法師，於五月十一日為文報導，強調「舍利子」乃係精液所凝固者，對此佛家瓊寶，廣予宣揚，至同月十三日，高雄某報引述某醫師談話，認為「舍利子」並不稀奇，指「舍利子」為「膽結石」，很平常云云。

廣大的佛教徒閱讀某報後，頗表憤慨，認為是對佛門的一大「侮辱」，乃紛紛向高雄佛教堂要求採取對付步驟，以維佛教數千年來的信譽。

佛教堂見教友情緒激昂，無法抑平，乃召開緊急座談會商討對策，議決今日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對某報引述某醫師談話，有所辯正。

但是「舍利子」到底是什麼？是不是「膽結石」？據對「舍利子」深有研究的人士分析，認為「舍利子」確係精液凝固者，得來非易，該人士進一步說明：往昔，北平的白雲觀名寺內，有道士三人，年齡都在百歲以上，三人並肩而坐，不飲不

食，忽然有雪白透明，像漿糊那樣的東西，緩緩自鼻中流出，數寸至一尺不等，這個東西頗有粘性，長垂不會中斷，過一會兒，又緩緩上昇，縮入鼻孔，這並不是鼻涕，而是佛家所稱的「玉箸」也就是「舍利子」的原料，如果繼續修行，功行到了高峯，「玉箸」即不再流出，永遠停留腦間，這就是「玉箸」開始凝結為「舍利子」的關係。

按精液在體內，初以腦為發源地，由腦通過背脊，而至腎囊，如果始終沒有排洩，則最後仍歸納至腦海，如此週而復始，循環不息，凡講究修煉的僧道，他們主要目標，就是防止精液外洩，以集結「舍利子」，故「舍利子」未結成前，仍是一種液體，它就是精液。

「舍利子」剛凝結的時候，不是圓形的，在這初期稱為「舍利屑」，漸漸地進入圓形狀態，此時稱為「舍利珠」（心榮法師遺下五顆就是屬於此類），最後始成為正圓形，這就是「舍利子」了。

該人士最後指出：章嘉大師圓寂之後，檢獲「舍利子」數千顆，這數千顆「舍利子」的重量、體積自然相當可觀，如果說「舍利子」就是「膽結石」的話，那麼

章嘉大師的膽囊一定大得驚人，而且他圓寂的原因，也應該是膽病，而事實證明章嘉大師的膽囊與常人無異，他也不是患膽病逝世，而義永寺心榮法師亦非因膽病而歸西，乃係「十二指腸潰瘍」症不治逝世的。

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中國晚報

佛教界招待記者說明舍利

新聞報導——之一

對「舍利子」即人體結石說

高雄月基法師昨日招待記者

〔高雄訊〕高雄佛教堂住持月基法師，十七日舉行記者招待會，駁斥「舍利子」即為「人體結石」之說。

高市義永寺四十八歲的心榮和尚於本月初死後火化，在其骨灰中檢出佛門視若珍寶的「舍利」五顆，某報則根據「醫學」分析而引起了這場「舍利子」究竟是何物的爭論，月基法師說：心榮法師死時四十八歲，十六歲即遁入空門，卅二年的僧人生活，參禪甚勤，過午不進食，死後遺留的五顆「舍利」，一是半透明多角形

的結晶體，餘四粒黃豆大小的，呈暗白珊瑚色，遠近善信男女，視若奇珍爭相供奉，某報則根據醫學博士高夢雄從「醫學」觀點的分析，指出「舍利子」是缺乏運動，膽汁鬱積，食無定時而釀成結石，婦女縮腰也能引起「膽結石」，數量從幾個至幾千個。根據紀錄，十人中即有一人體內有「膽結石」，認為「舍利」之謎即是「人體結石」，無甚稀奇。此一新聞刊出後，竟引起了廣大佛教信徒的反應，月基法師以護道者的精神向記者說：「站在大門以外的人，怎能批評大門以內的事，僅憑猜想，是不能和真理接近的。」

月基法師指出，佛教自從釋迦牟尼開創至今，凡二千五百餘年，佛及他弟子的廣大神通，唯心所造，已超出了現時的「科學」範圍，因之科學界就不會相信這神通廣大的「佛法」，反正信者自信，不信者自由之，且留待若干年後，「科學」與「心理學」更進步時，或可足以證實佛家理論的正確。據大涅槃經所載，釋迦牟尼火化後得「舍利」八斛四斗之多，說文的解釋，古者十斗為斛，釋迦的「舍利」則遠超過了他自身重量，若說是結石，他生前早就該硬化了，可是在他滅度的前一日還說完了一部四十卷的大涅槃經，而且知道自己將要滅度了，要弟子們提出

詢問，像如此輕鬆自在豈是染有八十四斗結石在身的人所能辦到的麼？

月基法師接著說：僅憑目前「科學」和學者的程度，尚不能替佛門「舍利」作合理解釋，恐怕以後還是如此，因為這東西不在「科學」領域之內。例如：康僧會初到東吳，孫權命取一粒佛「舍利」為憑，他在佛像前拜禱，至半夜，聞瓶中有聲，獲「舍利」一粒，獻諸孫權。又宋朝王日休鷄龍舒淨土文，木板中刻出一顆「舍利」來。又宋常熟婦人陶氏持誦阿彌陀經中「舍利」迸出，積至合餘。又晚代舉行佛事時，燈花中往往結成「舍利」。身上燒出來的「舍利」尚能憑「科學」加以分析，至於上述由瓶中禱出來的，板中刻出來的，經中迸出來的，燈中結出來的神蹟，就是再過五萬年，也沒有任何科學能找出一個圓滿答案。

去年章嘉活佛圓寂時，「舍利」達七、八千顆，七八千顆「舍利子」，至少要裝上半個麵粉袋，若說是人體結石，那麼章嘉的膽該有多大呢？縱使全為結石，又怎能達半麵粉袋之多。他引用金光明經說：「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所以不但不修凡夫，雖修而不得其道的外道，死後並不能得「舍利」。佛門弟子如不從事戒定慧工夫，死後亦絕沒有「舍利」，所以「舍利」是最公平的

考驗。

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報

舍利子研究

一七

佛教界招待記者說明舍利

新聞報導——之二

「舍利子」爲佛教象徵物不能以「科學」解釋

高雄市佛教界昨日招待記者認爲不是醫藥上之「人體結石」

〔高雄訊〕本報十三日第四版曾刊載「揭開舍利子之謎」特稿，該特稿係根據「醫學」觀點來解釋「舍利子」，從「醫學」、「病理學」來分析佛教界所稱的「舍利子」，往往就是「人體結石」。「舍利子」之成份，形狀、顏色及數量，正符合「病理學」上的「人體結石」。且文中特別強調用「科學」道理，來解答宗教上的神話，對於佛教的尊嚴毫無所損。並且指出：有了「膽結石」的僧尼，仍同樣可說明是經過了長年的苦修參禪。

此文刊出後，各界，尤其是佛教界人士，甚表重視。高雄佛教堂住持月基法師，若干位居士及全體蓮友特於昨（十七）日下午三時，假成功一路高雄佛教堂，舉行記者招待會，站在佛教信徒的立場，對「舍利子」有所說明。

月基法師首先以主持人身份解釋，該會係與在座人士，互相交換「舍利子」觀點，而略偏重佛教信徒的看法，而非對報紙所載有所不滿或惡意批評。旋介紹畢業國防醫學院，現任某廠附屬醫院院長唐曜老居士，就佛教與醫學界雙重立場，表示他個人的看法。

這位年逾花甲的唐老居士認為「舍利子」並不是人體結石。他所舉出的理由是：

（一）結石是人體生理機構上一種病態，如「膽結石」，「膀胱結石」俱屬之。但毛髮、肉體均不可能有結石，而佛經上載明；凡毛、髮、骨、血，皆可成為「舍利子」。「舍利子」是由「軟變硬」，而不是像「膽結石」病人的結石，由「硬變硬」。舉例說：去年章嘉大師，在臺北圓寂，燒出來的「舍利子」，就有七八千顆，如果七八千顆大小「舍利子」，至少可裝半個麵粉袋。如說「舍利子」是

人體結石，試問一個人有七八千顆結石，身體早已硬化了，尚能盤坐圓寂嗎？且章嘉大師事前曾照過X光，並無結石症，係患胃潰瘍病不治而逝。所以「舍利子」是佛教戒、定、慧所薰修，自然形成的，並不是人體結石。

(二)目前「醫學」、「科學」雖極昌明，但尚不能替佛門「舍利子」，作合理解釋，也無人願將「舍利子」，供作化學試驗，來分析「舍利子」之成份與形成原因。

總之，「舍利子」是佛教不易多得之物，它是戒、定、慧的結晶品，佛門弟子若不從事苦修，死後絕沒有「舍利子」。

唐居士最後說：「舍利子」是說明佛教信徒苦修功夫業已到家。它是宗教上的一種象徵物。不能用「醫學」或「科學」加以解釋，更不能指明「舍利子」就是人體結石。

其他居士繼唐老居士之後，亦紛紛提出他們的意見，其內容與觀點大致與唐居士相同。此一座談會於極和諧氣氛下結束。

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新生報（南部版）

「舍利子」的真義

月基

站在大門以外的人，僅憑武斷的猜想，來批評大門以內的事物，往往會十之八九，甚至完全與事實相反。舉一個例子說罷：當調味粉初流行在市面上時，就有人說：它是用獸類的骨粉製成的，因此社會人士，尤其素食的人士，聞而生畏，不敢嘗試；後來經廠方在上海，公開歡迎參觀，由是一般人纔知道，原來它的原料，是用麵筋和鹽酸，所製煉而成。所謂調味粉者，即是結晶的麩酸鈉，絲毫沒有獸類成份在內。可是，為了骨粉製成的謠言，幾乎就破壞了國產調味粉的新興工業。

佛教自從釋迦牟尼佛，開創至今，已逾二千五百年，據經典上所載：佛及他的弟子們，都有種種神通。這些事，唯心所造，超出「科學」範圍，所以近代人士，就不相信。橫豎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吾人也不必去討論，且留待若干年之後，「科學」或「心理學」更進步時，或許足以證實是有。不過，有一項東西，確是使人驚奇，那就是佛門弟子，死時火化了之後，往往會檢出許多五色「舍利」來。奇怪的是：世界上的宗教，不僅限乎佛教，修道的人士，也不限於佛徒。但是，

「舍利」這東西，却僅限於佛徒纔有。並沒有聽見過，其他教徒，也發現「舍利」的事，這些特別的現象，大有注意和研究的價值。

有人說：佛教徒的「舍利」，是人體結石，或膽石病，所發生的結果。這只是以思議心，測度不可思議的事，所得到的結論，所以會有歪曲和誣蔑性，其不實的程度，也類似說調味粉是獸類的骨粉所製成的謠言一樣。

據大涅槃經上所載：釋迦牟尼佛火化後，得「舍利子」八斛四斗之多，照說文的解釋：古者以十斗為一斛，那末，釋迦的「舍利」量，竟然達到了八十四斗，超過了他的身量。若說它是人體結石，或「膽結石」病，那末，這一位釋迦佛他未死前，得了這麼多的結石，在他身上，照理早就應該身體硬化，不能動彈了。可是，他在滅度的前一日，還說完一部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最後還問他的弟子：你們若有所疑，趕快提出詢問，我快要滅度了。大眾皆答：並無所疑，然後他纔圓寂了。像這樣去得輕鬆自在，又豈是染有了八十四斗「膽結石」在身上的人，所能辦得到哩？

說「舍利」是「膽結石」病的人，他當然以為結石是硬性的而「舍利」也是硬

性的。惟有硬性的東西，纔能變成硬性的東西，這種理論，大似是爬蟲類進化的發明。查「舍利」有種種顏色，髮所成的是黑色，血肉所成的是紅色，骨所成的是白色，此外，還有綜合「舍利子」，是五色斑斕的。這樣看來：髮、血、肉的「舍利」，它的來源，都是由軟變硬，並不是由硬變硬。在這一事實之下，由「膽結石」纔會變為「舍利」之說，就不攻自破了。

僅憑目前「科學」和「醫學」的程度，尚不能替佛門「舍利」，作一合理的解釋，目前如此，以後還是如此，因為這東西並不在科學領域之內。例如康僧會初到東吳，孫權命取一粒佛「舍利」為憑，他在佛像前拜禱，至半夜，聞桌上的空瓶中，錚然有聲，檢得「舍利子」一粒，獻諸孫權。又宋常熟婦人陶氏，持誦阿彌陀經，經中「舍利」迸出，積至合餘（十合為一升）。又晚代舉行佛事時，燈花中往往結成「舍利」。身上燒出來的「舍利」，或許將來尚能憑「科學」之力，加以分析。至於上述如：瓶中禱出來的、板中刻出來的、經中迸出來的、燈中結出來的，像這些神蹟，我相信：再過五萬年，也沒有任何「科學」，能替它找出一個圓滿的理由。

去年章嘉大師，在臺北圓寂時，燒出來的「舍利」，就有七八千顆，除陸續被國內外人士，請去供養之外，至今留在臺北善導寺，及其青田街公館裡，為數尚多。七八千大小的「舍利子」，我想至少也可以裝上半個麵粉袋，如果說它是膽所結的石，那末，章嘉大師的膽，再大也不能超過鵝蛋。縱使全部都結了石，又怎能達到半個麵粉袋之多。這樣看來判斷「舍利」為「膽結石」的結果，無異於說：四兩的礦砂，淘出半斤的黃金，真滑稽到連小孩子都騙不到，又怎樣符合「科學」的邏輯？

《金光明經捨身品》上說：「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經為佛所說，當然是實話。因為它——舍利——是戒定慧的結晶品，所以不但不修行的凡夫，雖修行而不得其道的外道，死了燒了之後，並不能得到「舍利」；就是佛門弟子，生時若不從事戒定慧的功夫，死後也決定沒有「舍利」。因此，「舍利」這東西，是公平的考驗。事實雖然如此，然而真正修行人，他是了解諸法皆空，不應起一念為身後爭虛榮心理和執著妄想。不過，根榮自然葉茂，水到自然渠成，功夫到家，自然有「舍利」，這就是所謂：但求耕耘，不問收穫的真義啊！

四十七年六月一日——覺世旬刊

舍利子研究

二五

「揭開『舍利子』之謎」的商榷

祥雲

自從本（五）月十三日的新生報（南部版），刊出那篇「揭開舍利子之謎」的文字以後，在自由中國廣大佛教徒的心情上，掀起了一片頗為激蕩的波紋。社會上的一般羣眾，也已發生了一種疑慮猜惑的意識。

在許許多多關心佛教的大眾的焦慮中，本（五）月十七日的中國晚報上，又出現了反對那篇「揭開舍利子之謎」的許多辯證。

十七日下午，高雄佛教教堂又有了招待新聞記者，「提出書面談話」的舉措。筆者的一些朋友們，也紛紛的議論說：「那篇寫作，居心叵測，對於佛教，實不無詆毀之嫌」。——羣情憤慨，可見一斑。

其實，這樁「舍利子」的諍論問題，無論「揭開舍利子之謎」的作者，用心如何，其在於一些修養深厚的佛教徒們，原是毫無所動於衷的。因為那篇「門外談」，既還沒有認識「舍利」為何物，當然也就未能說到「舍利」的本身上去。因此也就沒有值得一辯的價值了。同時那些深具修養的佛教徒，他們既已有「八風吹不動」

的定靜，則對於那篇文字，又何足一睬？更何況他們忙於自己的道業，正是「時時檢點心中事，那有功夫說別人」？

筆者是佛門中一個最沒有修養的份子，因此我還未能做到「無諍」的地步，所以我要向「揭開舍利子之謎」的作者——張端仕先生，提出有關「舍利子」問題的另些探討。不過我覺得遺憾的是：我向一個並無探討佛理誠意，容或別有用心的人，來作「舍利」之談，未免是枉費唇舌「多此一舉」！

下面便是我對於「揭開舍利子之謎」那篇文字的討論意見。見地雖然也不免和張先生同樣膚淺，但我卻希望張先生會有一個更進一步的答辯，俾作吾人對於「舍利子」，乃至對「佛教」能有一個重新（從新）的認識與評價！

（第一）——「揭開舍利子之謎」那篇文字（以下略稱「該文」）裡說：「……我們看見一隻紅緞金邊的玻璃方盒，盒子裡放著一個大小約六方寸的小銀盒，盒內藏的就是五顆「舍利子」。……這位醫學博士高夢雄，終於研判出醫學上所說的「舍利子」，正是醫學上所稱的「人體結石」。而絕大多數僧尼骨灰中發現的「舍利子」，都可能是生前體內的「膽結石」。……」

看了這段文字；我們知道張端仕先生和高夢雄博士，只是憑著啟開盒子，用眼一看之下，而便判斷「舍利子」便是「人體結石，膽結石」的。在「科學」昌明的今天，盡人皆知：對於一種物理物質的研究，是需要許多次的「解剖、分析、化驗，……」的程序，才能得出一個「或然」的結論的。而張先生與高博士，只是憑其肉眼的一瞥，竟敢肯定「舍利」的質素，臆說與「結石」為一物。如此研究物理發明學問，其治學術的精神與態度，未免過分的唐突與冒失了。其立論之毫無根據，更何待言？

（第二）——該文中說：「膽石的成因，……但大多數是缺少運動的，膽汁鬱積，或食無定時，釀成結石……」

按：釋迦牟尼佛一生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零星說教，還未統計。並須日日外出乞食。其一生之辛勞活動，可謂「備極勞瘁」。若謂「缺乏運動，釀成結石」；釋迦佛如此過度勞動，為何身後竟得「舍利」一石六斗？——如此看來，張高兩位先生不但未明「舍利」之理，恐怕連「結石」的病理，也還未搞通也。

若謂「食無定時，釀成結石的『舍利』」，此乃成更大之荒誕。我們知道；釋

迦佛在世時，每日「日中一食」，已經制為戒律。後世弟子能守戒者，至今猶是「過午不食，不非時食，不瑣屑食」。如何說得是「僧尼食無定時」？又如何說得是「食無定時，釀成結石」乎哉？

（第三）——該文中又說：「……打開醫學上的病理學一書，『膽結石』一章中對於膽石的成因，成份，形狀的記載，也可說是完全符合佛學典籍中關於『舍利』的紀錄」。

筆者以為：「舍利」的形狀，肉眼粗看之下，容或有與「結石」近似之點；但絕不相似者，如章嘉活佛的「舍利樹」，「舍利子」像果子一樣地長在「舍利樹」上。（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報）。請問「人體結石」或「膽結石」，亦有「結石樹」否？——這不僅已說明「形狀」的不同，同時也證明了「成因」與「成份」的不同了。

（第四）——該文中稱：「……心榮法師生前時有胃痛，這是結石的人，所能自覺的症狀。……這充分說明了心榮法師的『舍利子』，應該就是膽結石」。

事實：心榮法師乃是由於「腸潰瘍症」，不治而逝世的，其生平並無膽病。章

嘉大師亦無結石症候，（見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晚報）

（第五）——假如「舍利」便是「膽結石」：章嘉活佛有一萬餘「舍利」，則其「結石」的體積與重量，豈不超過常人的許多倍了嗎？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章嘉活佛的「膽」，正與常人無異。生前且曾在日本，詳細檢查身體多次。（併見本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晚報）。

（第六）——按佛學大辭典記載：毗奈耶雜事（三九）曰：「如來『舍利』，總有一石六斗」。傳燈錄（一）曰：「……得『舍利』八斛四斗」。釋門正統（三）曰：「……佛滅度後，乃有『舍利』八斛四斗」。

假如「舍利」便是「結石」，則釋迦佛身有一石六斗「舍利」，豈不早已全身硬化，變成「結石人」了嗎？他如何還能行止語默動作如常呢？

（第七）——佛門弟子，由於持齋念佛參禪誦經守戒行善，而得消災除病之靈驗者，古今中外，實已不知有幾千萬數。如果遵循佛教修行，修來修去，修到結果反賺得「結石」毛病，則豈不與那許許多多的徵驗，大相逕庭？

（第八）——民國四十、四十五兩年，筆者親見兩位同事，各患「人體結石」

一顆。一者石在膝間，一者石在膀胱，兩君頗以為苦。假如「舍利」若是「結石」，為何章嘉活佛等有「舍利」的僧尼，生時並無任何感覺？

（第九）——禪宗六祖惠能（慧能）大師，圓寂以後，其肉身不壞，至今猶在大陸。有人亦稱之為「肉身舍利」或「全身舍利」。筆者三十八年於普陀山古佛洞，亦曾親見一位圓寂多年的老和尚的不壞肉身。——請問這又是什麼道理？

（虛雲和尚年譜，六祖壇經註解，兩書中有六祖惠能大師肉身照片。古佛洞之事蹟，可參閱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第十）——阿難尊者臨涅槃時，肉身騰空，出火自化。恆河兩岸「舍利」如雨，豈不妙哉？

（第十一）——玄奘大師靈骨，具足五色，光耀異常。但非從火葬之灰中尋得，乃其圓寂後之骨塊。此種「舍利」，又當如何解析？

（第十二）——黨國元老居正覺生老先生，曾供奉班禪活佛「舍利」兩粒，後自動變為七粒。居老先生逝世時，夫人取「舍利」兩粒，置入居氏口中。大殯後，發現家中所供「舍利」仍為七粒。後贈送李子寬老居士在臺北善導寺供奉，又

自動增為十粒。——請問「結石」之為物，亦有此種「不可思議」事蹟否？（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第十三）——三國時代：孫權命康僧會刻期禱求「舍利」，以為佛教奧義真實的證驗，卒得「瓶中舍利」。（見高僧傳）

他如：刻經時得「舍利」，香燈上得「舍利」，禮懺修持得「舍利」，……古今中外，精誠所至，感應殊多。其物理之玄妙，豈是所謂「科學」方法，所能測度？（請參閱五月十七日中國晚報，五月十八日中央日報，以及佛學諸籍）。

（第十四）——如果「結石」即「舍利」，何以非佛教徒的人們，未曾有過「舍利」？難道社會大眾以及天主耶穌之徒，都沒有「結石」病嗎？

（第十五）——該文中更說：「用科學的道理，來解答宗教上的神話，對於神佛的尊嚴，是毫無所損的」。

我們再以筆者右舉的十四條意見，質諸張端仕先生：請問他「用科學的道理」，果真能「解答宗教上的神話」嗎？若還未能確切的解答出來，則「對於神佛的尊嚴」是否有損的問題，豈不是言之過早？

最後的意見：筆者以為，一種宗教的存在與發展，以及對於人生的關聯與價值；是必然要視乎其教理與教律的如何，而註定其命運的。以三千年悠久歷史的佛教，其崇高而博大的基礎，是不會由於受著一篇曲解「舍利子」的文字，而便有所動搖的。佛教徒們，又豈真有意此一「舍利子」的辯諍乎哉？——惟願我敬愛的張先生，平息思之！

四十七年六月一日

覺世旬刊

四十七年六月第六十五期

西風週刊

六十年十月十日

懺願室文集

論「舍利」

張少齊

近年來佛教在自由中國獲得巨大之進展：一、在佛理之弘揚上，有近二十種之佛教雜誌，不斷闡發宣敷，使國人對佛理獲致確切之認識，因而信奉者日漸其多。此種擴張，即異教徒亦不否認，且認為佛教已逐漸向西方傳播，言下西方之基督似有受威脅之感。（香港最近出版之景風即如此說）

二、在實踐上亦有驚人之表現，如全省各地唸佛蓮社之普遍設立，即其一證。誠於中，形於外，有精潔之心理工夫，必有物華之形以酬其功。故近來各地緇素教友圓寂者茶毗後，多能檢得或多或少之「舍利」，又其一證。

「舍利」又名「舍利子」，或名「設利羅」，華語譯為「身骨」或譯為「靈骨」，為精修佛法者之結晶，其色有三：一白、二黑、三赤。其質晶瑩如水晶珠。此為修心兼修身者所有，普通人或恣情縱慾者，不能有。故佛教徒有無真實修行，即觀其火化後能否檢得「舍利」為考驗。

章嘉大師圓寂後，檢出「舍利」數千粒，本省大德斌宗法師火化後，亦檢出

「舍利」若干粒，高雄心榮法師涅槃後，亦得「舍利」五粒，嘉義陳樹根居士寂滅，亦得「舍利」數粒。

教徒死後而有「舍利」，固為佛教之光，而亦教徒解行兼顧之強大表現也。

「舍利」究如何而成，佛法固有解釋，而世之不信佛者多詆毀之。近有醫學博士高夢雄先生據醫學以判斷「舍利」為「膽結石」，實為無稽之至。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高博士以不知之事，而強謂知之，亂道一通，以貽世譏，實不智已極。

今以諸項事實以證明博士所謂「舍利」為「膽結石」之非：

一、章嘉大師有「舍利」數千粒，大者如彈丸，小者如珠粒，若以升斗量之，足有升餘，請問膽有多大，能容此升餘之石塊，而不即時死亡，尚延至六十餘歲，而以胃癌病終。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膽內有結石數粒，即因而棄世。則「舍利」非「膽結石」者明矣。

二、「舍利」有三：一、骨舍利，二、肉舍利，三、髮舍利。足見「舍利」非唯身骨可成，即肉髮亦均可燒成「舍利」，則「舍利」之非結石，又一證明。

三、「舍利」除上所言之三色外，尚有五色晶瑩如鑽石者，且有明為白色，而視之者有紅黃藍黑等之異。此在高博士或謂眼球有病，故視覺亦異，其實不然，蓋視之者，皆有同異，豈人眼盡有病歟？

四、「舍利」能分化，一顆「舍利」能分化出數顆，或數十顆，而大小不異其原有「舍利」，此種原理決非「科學」或「醫學」所可解釋。據云故司法院長居覺生先生生前曾供養佛「舍利」數粒，歷年來除原有外，已多出「舍利」若干粒。此在信奉佛教，或供養有「舍利」者，多能證之，決非神話之說。

綜觀以上四說，「舍利」為「膽結石」之說，不攻自破。

四十七年六月一日

覺世旬刊

「舍利」

念生

近有反對佛教的人，發明「舍利」為「膽結石」，這真是一個破天荒的新聞。月基法師及李孟泉居士，已在本刊為文力斥其非。對於「舍利」的來源，可以說是源源本本，殫見洽聞，但是都站在佛教立場講話，不信佛教的人，還是不信。換一句話，他們認為佛經上所寫的都是造謠，我們再引述佛經向他們說，幾乎等於無用。現在我有一個辦法，臺灣火葬之風很盛，最好由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向各地火葬場執事人接洽，在每一個人火葬後，都注意到有無「舍利」。並且向各地火葬的喪家，普遍宣傳，請他們也注意到有無「舍利」。如果多數普通人發現「舍利」，自然打破這個多年的疑問，（其實佛教信徒沒有疑問）若是多數普通人都沒有「舍利」，這個新發明就等於白說，不攻自破。如不能這樣作，只憑口舌爭持，無論到什麼時候，也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不會得到統一的結論。

這一件事，是由不信佛教的人向佛教進行攻擊，應該由攻擊方面，進行上述實驗方法。隨時公開宣布，任人參觀。假設實驗結果患「膽結石」的人都有「舍利」

，可以證明發現無誤，否則也應該向真理低頭。有人說：若證明患「膽結石」的人都有「舍利」，可以使佛教的立場動搖了。我說：這只是佛教裡一個小小附帶問題，每一個修持佛法的人，都不是為了死後燒出「舍利」給人看的。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覺世旬刊

「舍利子」是不是「膽結石」？

小心

五月十三日的臺灣新生報第四版載有該報記者張端仕的一篇通訊：略謂這位記者邀了一位法醫專家去到高雄覆鼎金義永寺，用「病理學」家的眼光，鑑定心榮法師的「舍利子」是「膽結石」。

「舍利子」的成因在佛教的眼光來看，的確是神秘的東西。因為佛教最後的本體論，是不可說，不可想，不能形容的東西，不，不能說是東西，勉強說它是一種力量較為合適。這樣力量在人的意識上是神秘底。凡證得這種本體結成的東西（舍利子）自然也是神秘的不能解釋的了。

「舍利子」的成因雖是神秘，但它終是一種物質。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一下，在人世上來講也正是應該的。研究這種東西，用不著適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原則，因為把它化學成份加以詳細分析以後，就容易推定其成因。假如不此之圖，只以目視上的大體觀察而遽以「大膽的假設」為最後的判斷，這不是科學家的態度，因為最後判斷，是要證據的。

查膽石之成份，在臨床上的分類有二種：（一）純淨石。那就是說石的成份為單一化合物，如單純的膽礫石、單純的膽紅質鈣石，單純的炭酸鈣石。（二）混合石。那就是說石的成份是多種的。如同蛋白質，細胞屑、寄生蟲碎片、細菌等等。混合膽礫或膽紅質鈣等而成石。致其中都混有銅鐵，尚未之前聞。

就以上的成份來說，加以化學分析本非難事。若已假定所看見的「舍利子」為膽石的話，就應再以化學分析證明之。這樣才能令人折服。否則只有大膽的假設而無小心的求證，驟加斷定，這能說是符合科學的道理嗎？

再說膽石的成份既如前，若經過高熱的鍛煉而不分解者幾希。這些「舍利子」都是經過以火燒剩出來的東西，其耐熱力相當強。就根據這一點也不能遽加斷定為膽石。

總之，這篇報導全屬臆測而無證據，不值得重視。

四十七年六月八日第六十七期——菩提樹月刊

「舍利」的意義與功德

竺摩講

——在檀香山檀華寺講——

祖印記

各位居士！我抵檀已有一個多星期了，今天才正式登座和各位講解佛法。我來時曾帶了幾種「舍利」，當我下機的次日，本島報紙已用顯著的地位刊載「舍利」的新聞。這數日來也有些人紛紛請問有關「舍利」的意義，所以今天在未講經以前，要先向各位談談「供養『舍利』的意義和功德」。什麼叫做「舍利」？「舍利」是怎樣出典的？「舍利」有幾多種？供養「舍利」有什麼意義和功德？這些問題，我想各位也一定願意有所了解的吧。

（一）「舍利」的意義與起始

稍稍讀過佛經的人，都會知道在般若心經和阿彌陀經中，常常會發現有「舍利子」和「舍利弗」的名詞。各位要明白，現在講的「舍利子」，不同那經中常說的

舍利子或舍利弗，那是一個人的名字，是一位大阿羅漢，是釋迦牟尼佛座下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或舍利子尊者。現在講的「舍利子」是一種物質，是人的體質的結晶。人的「舍利子」和物質的「舍利子」自然不同，這是要先搞清楚。

「舍利」是梵語，亦作「設利羅」或「馱都」不一。華譯為「遺身」或「靈骨」，義為「堅固子」，說通俗一點，就是指身後火化附灰留下的結晶品。若想明白「舍利」的來源，先要知道印度民族的風俗。印度俗例人死了後，約有四種埋葬的方式：(1)水葬，人死之後拋入河海，任由魚蝦啖食。(2)土葬，在路旁以土埋之，以取便利。(3)林葬，棄諸山林曠野，飼諸鳥獸。這是印度風俗一種孝的表示，假使棄屍山林而無鳥獸來啖食，反而認為不是吉兆，以其屍身生平無福德，或與眾生無緣之故。(4)火葬，積薪焚化，這四種葬法當中，以火葬最為盛行，亦最清潔，所以佛教出於印度，佛徒也採取了火葬的方法。因為火化不但清潔，還可留下骨灰或「舍利」，裝入金屬器皿或陶器中供奉，以為孝敬父母或親屬的精神對象。好像中國人奉祀祖先，以牌位為對象相若。佛的「舍利」又叫「舍利子」，這名詞大概是從佛的「全身舍利」與「碎身舍利」而來的，因其全身稱為「舍利」，其碎身恐怕

就是稱為「舍利子」的得名。

「舍利」若譯作「遺身」或「遺骨」，照普通人的見解，不外是火化後那血肉精髓凝固的碎粒，不值什麼珍貴重視的；但佛和弟子們的「舍利」，亦被後世人稱做「靈骨」，可見雖同是「遺骨」、已與普通人的遺體有不同的地方了。印度雖有火化的民俗，但我們很少見到在印度一般俗人的遺體上發現的「舍利子」，或者是我們對印度的書籍讀得少的關係？因「舍利」之被稱為「靈骨」，是從佛身火化後才被傳播出來的。相傳佛滅度火化後，得碎身「舍利」四斛八斗之多，引起八國的國王覬覦而相爭不下，幾乎動武戰鬥。如處胎經云：「爾時八大國王，優填王，頂生王，惡生王，阿闍世王，最豪兵馬王，容顏兵馬王，熾盛兵馬王，金剛兵馬王，此八大國王共諍『舍利』，各領兵眾列住一面，各言佛『舍利』我應獨得，大臣優波吉諫言：諸王莫諍，『舍利』應分，普皆供養」。又云：「八王分得『舍利』，各還本國起塔供養」，一九五六年冬天，我領星洲佛教代表團出席尼泊爾第四次世界佛教聯誼會時，順道朝禮尼國首都甲滿他的聖地——瑞蔭蕪山，山上在五佛塔旁所供養的「舍利」，據說就是佛滅度後迦毗羅維國（現今之尼泊爾）王分得的一分

，保留至今。在那裡拜「舍利」的人又說，塔上亦常有「舍利」落下，可以拾到。這就說明了佛身的「舍利」，對於佛教的信徒，具有靈異的感覺，不是從普通一般人的遺身上所能引得起的。

(二)「全身舍利」和「碎身舍利」

「舍利」大類可分為兩種，A全身舍利，B碎身舍利，全身舍利又分為二：(1)法身舍利，是指如來之法身慧命，體徧一切時處，無相不壞，究竟堅固之謂；(因「舍利」又名「堅固子」)(2)色身舍利，是指有形相的色身，因戒定慧等功德所薰修，道行成功，此有形之色身，已變成金剛不壞的固體。這不但佛有，佛的弟子也有，如世尊座下一位大弟子迦葉尊者，他金剛不壞的肉身「舍利」，入定隱身於靈鷲山中，等待彌勒下生，才現身法會，影響大眾得利，然後方取入滅。中國九華山的地藏菩薩，唐朝曹溪的六祖慧能大師，明朝的憨山大師等等，他們的肉身「舍利」，仍然留在人間給人瞻禮供養。六祖憨山兩位大師的肉身，現在仍供養在廣東韶關的南華寺內，凡到過南華寺的人都見得到的。我在泰國，也曾見到中國

僧人只四十多歲，死了肉身不壞，成為「舍利」，被泰國僧王謚為「琥珀禪師」，因他顏色如生，好似琥珀。現在「全身舍利」仍坐在呈娘地方一個為他特建的小廟中，頭髮比死時長高了半寸。這是近十幾年來的事實，去泰的人都可以去瞻禮的。

「碎身舍利」則有多種，有赤色肉舍利，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亦有作黃紫等五色斑斕不一。但可隨各人過去的善根功德，現前的至誠感格，所見各異其色，要以白色為上根，見黑色為下乘。如我國近代法學家羅傑先生，誠信佛法，曾至寧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初見為黑色，自知業重，憂鬱不樂，乃在寺中留住，七晝夜至誠禮拜，至第七日重觀「舍利」變為白色，遂歡喜而還。這因為佛的靈骨，是智慧、功德、神力的表徵，所以能別起勝用。

(三)「舍利」為福田之一種

金光明經佛舍利品云：「此之舍利，乃是無量戒定慧之所薰醖，甚難可得，最上福田」。般若經亦說：「佛身及設利羅，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密多功德所薰修，故為一切世間天人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如此看來，供養佛的「舍利」可作福

田，種種福報，是與普通人奉祀祖先骨灰，更有勝義。因「舍利」是住持三寶之一。佛在世時，以釋迦牟尼佛丈六老比丘相為佛寶；佛所說法是法寶；諸大菩薩及阿羅漢的出家比丘為僧寶。佛滅度後，則以佛像及「舍利」為住持佛寶；三藏經典為住持法寶；剃髮染衣出家比丘為住持僧寶。有此三寶在世，令佛法住持不失，所以叫做住持三寶。「舍利」既是住持三寶之一，假使我們能至誠供養，自然能獲福無量。在學佛過程中，求福是很緊要的一課，經云「皈依佛兩足尊」：福慧兩種具足自可成佛，於其二者缺一不可。各位誦經聽經，聞法不倦，此是修慧的善緣；供養三寶，廣行布施，打掃佛殿，作諸功德，這都是修福的勝因。但植福要得其所，猶如種田之於肥田；否則，得福甚微，或徒勞無功。求福之田，可有三處：(1)孝順父母是恩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父母對我恩深如海，詩經上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父母對我既有如此深恩，為人子女者，自應恭敬孝順，所以要「晨昏定省」。此種孝道不但中國若此，即如西洋人，早晚也有向父母請安的習俗。所以孝順父母的道理，是天經地義，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對父母孝順者，自能得福無量，反之逆害父母者，自亦招罪無邊。

我初到美國，此地一切俗例，仍是相當隔閡，但聞此地大多數人對於孝順父母不大注意，子女成了二十歲以上的青年，即使自立門戶，對父母不問不聞，絕不負起瞻養奉侍的責任。雖然父母有政府供給長糧（美國人權保障，凡上了六十歲者，有病不能工作者，政府皆有長糧供給），可是，往往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仍要自己煮食洗掃，兒孫滿堂也等於零。西洋文化力倡個人民主自由，而忽略於道德倫常，才造成這種薄情，失卻人生的溫暖；唯有提倡佛學，及中國道德文化的教育，方可補救西洋文化的偏差。(2)供養三寶是敬田，佛法僧三寶是苦海中的舟航，長夜裡的明燈，恭敬可以獲福。「舍利」是住持三寶之一，虔誠供養禮敬，自然亦能得福。(3)成就眾生是悲田，眾生受著無量痛苦，我們應當對他有一種同情的悲愍心，隨力隨分幫助他人，佛經上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一切眾生，已往將來，既都有做我父母的可能，那末，自應悲愍同情，予以援助，也就是自己求福的工作。學佛的人要得福，宜於上來三處種植；而最緊要的就是至誠心，俗語說「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心自虔誠，得福至大。佛在世時，有一個乞婦，身上僅存兩錢，算是她的貯

糧，一日聞人說布施功德，她自念自己貧窮，皆由前生未種勝因，今生再不作福，來生恐更貧窮，遂將辛勞僅存的兩錢，買油點燈供佛。該日適遇狂風大雨，不能出門行乞，她雖餓著肚皮，但並沒有絲毫的後悔。因她誠心所至，油燈雖小，竟明亮非常，入夜不滅。舍利弗是佛座下十大弟子之一，神通智慧有過人之處，但他卻沒有吹熄這貧婦那小的油燈。這就是證明誠心的感應和力量。所以學佛的人，欲想種福而得大利，須發至誠之心，才得廣大之福。

(四)「舍利」靈驗在於感應

不但佛有「舍利」，佛弟子中的羅漢聖僧，都有「舍利」。如舍利弗、目犍連兩位尊者的「舍利」，現在還供在印度阿輸迦王故都——仙支的一個圓塔裡，此「舍利子」十年前曾失落在倫敦博物館中，後被印度留英學生發現，集體要求歸還印度。在歸途中曾運至錫泰二國讓人瞻禮，現在依舊供養在仙那地方。而且慶祝二五〇〇的佛誕，印度政府發起修築佛教八大聖地，現已改建一新，因它是八大聖地之一。近代如我國的印光、太虛二大師及去年逝世的章嘉大師，南洋的演本大師

，亦多有「舍利」遺下；但其與「佛身舍利」有不同的地方，據說「佛身舍利」堅固不壞，而「聖僧舍利」是可以用錘擊碎的。關於「舍利」靈異，可由至誠而感得，這便是「舍利」受到佛教信徒普遍崇敬的因素。

在我國「舍利子」最早得到感應的是在東吳孫權時代，有臣名孫皓，因聞梵僧康僧會法師演說供養「舍利」功德，欲求「舍利」供養，法師教結壇虔誠祈求，經四十九日，空瓶作響，發現「舍利」十餘顆。吳王令大力士試將「舍利」置鐵砧上，以鐵錘擊之，砧錘皆陷，「舍利」無損。其次是在一千七百年前的西晉時代，有一個名叫劉薩河的人（後出家名慧達），在四明鄞縣地方禮拜祈求，「舍利」與塔從地踊出。現在寧波阿育王寺供養著的，據說就是他禮拜出土的那顆「舍利」。上面有關「舍利」靈驗的兩件事，好像是時代太遲了，不易啟人信心。但近如二十年前，有一位朱子橋將軍，他在西安興教寺的玄奘大師塔院虔誠禮拜，塔上忽然跌落一塊磚頭，有兩顆「舍利」附在上面，因此發起重修塔院，具有一段微妙的因緣。年前我在印度佛成道處的菩提伽耶，碰見一位老修行廣清師，他在菩提伽耶大塔祀奉「舍利」已有三年，亦親見有「舍利」自塔落下，他還送給我和陳輝

煌居士各二顆，顏色鮮明，圓潤可愛。復次，「舍利子」的靈驗，還可隨至誠感格而能隨時生長的，由少粒可增至多粒。如緬甸的大金塔，相傳最初供養的「舍利」，是緬甸商人達普陀和波利迦兄弟用盒裝回佛的頭髮八根，即是佛身的「髮舍利」。他們在歸途中，兩次被強盜攔劫共失去四根，但回到緬甸時，得楞王烏伽羅巴迎供建塔，把盒子打開一看，仍是八根如故，且現種種神變。又在我國明朝，西藏黃教主宗喀巴晚年落了一隻牙齒，弟子把它當作「舍利」禮敬，竟在牙根下長出許多「舍利子」來，後來大家分開供養，都常常會增長許多微粒出來，一直供養到現在。近兩三年來，前司法院長居正先生，生前供奉「舍利」五顆，死後移供臺灣善導寺，發見增至十顆。前年一位陳居士和我從印度和尼泊爾朝禮佛蹟歸來，帶回「舍利」供在淨瓶中的，亦時有增多。這些都是證明「舍利子」是可隨虔誠祈求而會生起變化的妙用。

(五) 宗教信仰與科學試驗

宗教上的靈異，對於許多沒有宗教修養和信念的人，往往是不易起信的。有些

人認為「舍利子」的靈異，未免有點過於神化，所以竟有人主張用化學的分析來試驗；或認為這些迷信的，麻醉人民思想的，與科學不切實，與人民無益，這實在太不理解「舍利子」在佛教中的意義了。也可說是對「舍利子」沒有認識的批評。如果說到有益無益的問題，很明顯而現實的，前面已經說過，「舍利子」不是普通人所有的；它是無量戒定慧等功德所薰修，是一個人的精神仁慈、行為純潔、品格高超底結晶品，遺在人間，使人對它生起信仰禮敬的心情，鼓舞自己的精神意志純潔向上。所謂「見賢思齊」，因嚮往「舍利」，禮拜「舍利」而學習先賢良好行為。假使每個人的行為都能純潔，意志都能向上，則社會自然會少卻許多壞人，少卻許多罪惡。於此可見「舍利」對罪惡的社會，感召的潛力是十分巨大的。這種影響的力量，能潛移默化，那末，能說供養「舍利」是無益於社會嗎？又何必一定要待科學來實驗才有價值呢？

(六) 供養虛公舍利的意義

我這次帶來檀島有三種「舍利」，一種是太虛大師的「舍利」，一種是南洋長

老演本老法師的「舍利」，另一種就是我前年到印度帶回從佛塔上跌落的「舍利」。我們供養太虛大師的「舍利」，就是要紀念大師一生的德學與事業，對於社會人類的貢獻。大師生平至少有四點功德值得我人讚美的！(1)是圓解八宗：他對於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沒有如其他經師宗師偏蔽於一宗二宗，分河飲水的弊病。他能說出八宗的特點，能會通八宗的共同點，平等弘揚，把握得全部佛法的重心，而行其正命。(2)是妙悟般若：他早年在普陀山閉關，閱讀大般若經，曾妙悟般若勝義，身心與世界俱化。自此重閱藏經，都如自心中流出，故能智解無礙，運用自如，演說佛法，如探囊取物。(3)是四洲傳教：他的弘法志願極大，要把佛學容攝中西一切學術，建立世界佛學的王國，所以不但法音傳遍國內，在民國十七年，又曾至歐美各洲傳教，鼓鑄風雲，使國際佛教生起很大的作用。今日各國許多世界性的佛教機構的組織，都受過大師直接或間接的影響。(4)是中興佛法：中國的佛教到了遜清末葉，已極衰微。而民國以來，由於大師的口講筆寫，奔走呼號，以及提倡教育，培植僧材，近三二十年來的佛門，才重有蓬勃的生氣。這中間自然亦有其他大德的功績，而民國佛法中興的主力在於大師，這應該亦是歷史的定論。大師有此四種特

點，所以身後遺留的結晶——舍利，正是代表他的德學和為教獻身的精神，值得後人永保紀念。講的時間太久了，我想各位對於「舍利」的意義能多體會，必可獲得「舍利」是什麼的概念，從而生起禮敬供養的行動，當能獲福無量，這是沒有什麼可疑惑的。

四十七年六月十日第十卷第六期——人生月刊

佛身三寶

姚立民

記章嘉大師火化後遺物

章嘉大師佛身火化後於本月十八日啟靈，火化爐中發現大師「舍利子」數千顆，金剛寶若干，六字輪一粒，三種佛身至寶，大師兼而有之，足見其修持有素，法精道深。記者曾訪李子寬法師、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法師暨蒙藏委員會長廉克氏，承告以佛身三寶之性質及其成因。

發出燦爛的光輝

金剛寶質似透明之玉石，其狀若珊瑚，水火不能侵，斧斤不能傷。六字輪似調味用之「八角茴香」，因有六角，因以得名。「舍利子」呈圓狀，大小如蔬菜類之種子，就肉眼普遍看來，區分白、綠、紅、黑、黃五色，但在陽光下就放大鏡來看，上述每一種顏色的「舍利子」，都可以發出五彩燦爛的光輝。在五種顏色中，以

白色的一種為最寶貴，因白色代表「潔淨無塵」，為佛家所修持之最高境界。大師之「舍利子」，以白、綠二色為主。

烈火中不會融化

「舍利子」是像果子一樣地長在「舍利樹」（此為記者杜撰名詞）上，「舍利樹」好像一束雜亂的細鐵絲，性極脆而易斷。在開啟佛身的火化爐時，除了靈灰以外，還發現這種上面長滿「舍利子」的「舍利樹」，人手稍一接觸，「舍利樹」即紛紛折落，所以「舍利子」要在靈灰中慢慢找尋，並不是隨手可得。在火化爐的烈火燃燒中，爐中鋼鐵器材全部被鎔，但「舍利子」，金剛寶，六字輪三寶，雖體積不大，而能絲毫不受損害。

可自動增減

佛身的「舍利子」，都被信徒爭相供奉。據稱：信徒們如善自修持，「舍利子」可自動增加，反之，該信徒如不能善自修護，「舍利子」數目亦可自動減少。

李子寬大師說：西藏班禪活佛「舍利子」，故黨國元老居覺生先生曾供奉兩粒，後自動變為七粒，覺生先生逝世時，居夫人取「舍利子」二粒置入居氏口中，大殮後居氏家屬還家，發現家中所供「舍利子」仍為七粒，居夫人將該七粒「舍利子」贈交李子寬法師在善導寺供奉，現又自動增為十粒。供奉「舍利子」，須放在西藏特產紅花之中。

眞佛身必有「舍利子」

凡眞佛身，必然都有「舍利子」，但是「舍利子」的數目，或多或少，視每一法師功行之深淺而不同。年前在臺逝世之「顯宗」太虛大師火化後，得「舍利子」四百粒，也有某些法師只有二粒至三粒不等。此次章嘉大師「舍利子」總數達數千粒之多，其功行之深可見。

佛家功行之深淺，是以死後「舍利子」數目的多寡來判斷。但是，為什麼只有佛身才有「舍利子」，這是一般人所需知道的問題。

「舍利子」分爲兩種

李子寬法師告記者稱：「舍利子」分兩種。一是「功德舍利子」，釋迦講經時，恆河沙所變成之「舍利子」，即屬此種。另一是「肉身舍利子」，也就是佛身火化所遺的「舍利子」。必須是佛身生時嚴持戒律，刻苦修行，然後才有「舍利子」等出現，使信徒見之起高度信仰。假如不然，佛身生前功行深淺如何，究竟以何種尺度衡量？所謂「戒律」，在家居士應守五大戒條，出家僧眾應守二百五十戒條。五大戒條是：「殺、盜、淫、妄、酒」，這也是最起碼的戒條。章嘉大師一生茹素，其起居室除大師母親以外，再無其他女人涉足，同時能背五部大乘經典，修法持咒，無日或缺，所以功行能夠如此之深。

佛家的三境界

佛家的三境界，是「戒、定、慧」。「攝心之謂戒，因戒生定，由定發慧」。在最初，無「戒」字可言，因身、心、口，三者保持充份平衡，本無妄行妄言妄想

，故不得言「戒」。「戒」是最起碼的步驟，必須摒除一切物慾，戒除一切妄言、妄行與妄想，而後內心才能真正做到「定」的地步。

關於金剛寶

關於金剛寶一點，據佛經說法，是修持「密宗」者到了最高境界之時，精華凝結而成，在三寶中最高為珍貴。章嘉大師是修持「密宗」，與「顯宗」者以文字闡釋經義者不同，密宗是只唸「密咒」，不求了解經義。據稱念某一咒即可與某一佛互通心息，大師習唸「金剛咒」，係通觀音佛者。關於「六字輪」，據甘珠大師稱：亦係修持功夫十分圓滿之表現。

最後，引李子寬法師七絕一首，以為本文結束。該詩為檢拾章嘉大師「舍利子」而作：「舍利聯珠粒粒圓，光明無量照人天；但期轉世仁王位，保大中華億萬年」。

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舍利子」釋疑

印順

教佛界重視「舍利子」，非常的尊敬他。但起初，只是「舍利」，後來才著重到「舍利子」。「舍利」，是印度語，或譯作「室利羅」，「設利羅」；譯義為「骨身」、「體」、「遺身」，即死後身體的總稱。我國，對於祖先的遺體，都安葬全屍於墳墓，墳墓便成為我們民族宗教的尊敬對象。但印度俗例，多用火葬，火葬後的骨灰——舍利，藏在金屬的、石質的、陶質的容器中，埋在地下，稍稍高出地面，即稱為塔。塔是高顯的意思，這等於我國的墳了。藏「舍利」的容器，無論是金屬的、石質的，有特殊形式，可以供奉在屋裡，也就稱為塔。這種藏「舍利」的塔，就是中國寶塔的來源。印度重火葬，塔裡供「舍利」，「舍利」與塔，在印度民族宗教中，也就成為尊敬的對象了！

依於尊敬遺體——全屍或骨灰——的道理，就是生前剃下的髮、剪下的爪、還有牙齒，都是遺體——舍利而受到尊敬。所以佛教中，有髮舍利、爪舍利、牙舍利，及髮塔、爪塔、牙塔等。

遺體何以被尊敬？一般人對父母眷屬的遺體，由於生前的有恩有愛，所以或安葬全屍，或收拾骨灰——舍利，敬藏在塔裡。特別是對於父母、祖父母等，表示著愛敬「追遠」的孝德。這點，中國與印度，都是一樣的。如對社會而有功有德，他的墳墓，在中國會受到一般人的尊敬。佛教中，教主釋迦牟尼佛與弟子——菩薩或羅漢，以及後世的高僧大德，火化後的「舍利」，受到佛教徒普遍的尊敬供奉。幾年前，印度的散琪古塔，發現了佛的大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受到印度政府的尊敬。其後，作為最珍貴的禮物，奉贈錫蘭的佛教界去供奉。又如抗戰期間，日人在南京發現了玄奘三藏的「舍利」，曾分散在南京、北平、日本建塔供奉。前年，又由日僧奉還柴公遺骨的一分來臺灣，也曾引起朝野尊敬，並決定在日月潭建塔供奉。佛及弟子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是由於佛及弟子，曾依此遺體，引發智慧、慈悲等功德，開示人生的真義，化導無量數人，去惡向善，進向於至善的境界。所以金光明經說：「舍利是戒定慧功德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般若經也說：「佛身及設利羅（舍利），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密多』功德所薰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佛及弟子的「舍利」，受到佛弟

子的尊敬供奉，不但有著敬愛追慕的孝思（如一般人的尊敬父祖遺體）；由於佛及弟子的甚深功德，所以供奉「舍利」，能使人引發信心、向上心，能激發人類的善念，鼓舞人類向真理的追求。

一直到現在，緬、泰等佛教國，還只是尊敬供奉「舍利」，而我國卻特重「舍利子」。據傳載：釋迦佛火化後的「舍利」，是堅固不壞，猶如金剛的微粒。我國高僧大德，火化後，也常在骨灰中發見堅固的微粒（但據傳：佛「舍利」是永久不壞，而一般的「舍利子」，久後還是要壞的）。因此，我國佛教徒，對此「舍利」中的「堅固子」，特別尊敬，稱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的堅固微粒。這確是容易珍藏，適宜於信徒經久供奉的。

何以火化後會有此「舍利子」？我國流傳的信念是：如人久離淫欲，精髓充滿，就會有堅固的「舍利子」。據我所見而論，這不外肉血精髓骨脂等，經火化的融合而凝成；這在我國僧眾間，原是平常而並不太希奇的。民國卅六年春，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我初次見到了「舍利子」。那年秋天，途經蘇州，特地去木瀆靈岩山，瞻禮印光大師的「舍利子」。這次，又見到章嘉大師的「舍利子」。論數目，

章嘉大師要多些；但晶瑩文采的「舍利子」，虛印二老要多一些。幾年間，臺灣 后里毗盧寺的妙塵優婆夷，汐止靜修院的達心比丘尼，都曾發現有「舍利子」。去年，曼谷振東法師，生前是平常的應赴僧，但火化後卻發現「舍利子」甚多。去年底，家師在星加坡去世，據廣洽法師函告，得「舍利子」甚多。我的師弟，還郵寄數顆給我，現供奉於小銀塔中。「舍利子」，原是平常而並不太稀奇的。而太虛、印光、章嘉大師等「舍利子」，值得我們尊敬，供奉，那是由他生前的功德——慈悲、智慧，自利利人的德業。他們的「舍利子」，是戒定慧等功德所薰修的，所以是「甚難可得，無上福田」！

中央日報，曾載有有關章嘉大師「舍利子」的報導——「佛身三寶」。記者先生對佛教，是相當隔膜的（如稱李子寬為法師）：對「舍利子」的報導，辭句間不免有語病，這才引起讀者的疑問。有些疑問，依上文的解說，可以不需要再解答了，但也有還須要解答的。人的身體或遺體——舍利，惟有自己，才有權交給醫院或化驗室，去解剖或化驗。章嘉大師的「舍利子」，為內蒙民眾及一般信徒的信仰對象，誰也無此主權，拿來贈給科學界去研究實驗。所以有人提議，教會「基於愛國

心」，捐贈科學界去作實驗，顯然是誤解愛國，也濫用愛國的大帽子了。章嘉大師的「舍利子」，現供奉於臺北市青田街章嘉大師生前的辦事處，讓一切人瞻禮，所以如有研究興趣的，不妨去看看，不一定要在博物館中（有人建議捐給博物館）。至於問起：「對我們社會之發展，科學之進步，有何幫助」？我可以舉一事例來答覆：國父孫中山先生，死後遺體，經過防腐手術，安藏玻璃棺，奉安在南京的中山陵，費用是相當大的。試問：就中山先生遺體自身來說，對我們社會之發展，科學之進步，有何幫助？中山先生的遺體，與你我死後的遺體，有多大差別？由於中山先生生前對國對民的德業，才能受人尊敬。瞻禮中山陵園，能為中山先生的德業所感召，為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偉大理想而努力！同樣的，「舍利子」的受到尊敬，實由於生前的德業；而「舍利子」在信徒的心目中，充滿著鼓舞向上的巨大力量。

「舍利子」的受到尊敬，還有另一因素，即「舍利子」每有奇突的現象，當然，並非每一人的「舍利」，都有難思的奇蹟。現在姑說兩點：一、「舍利子」是可以至誠感得的，佛教史載：吳孫權時，康僧會與弟子們，虔誠祈求，竟然於空瓶

中發見「舍利子」。西晉慧達（俗名劉薩河），在鄆縣祈求，「舍利」與塔，從地湧出來。有名的寧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發見到現在，已一千七百年了。也許覺得過於古老吧！那末，民國二十（？）年，朱慶瀾將軍去西安，經人陪之去遊興教寺——玄奘法師的塔院。朱公虔誠禮敬，塔上忽落下半塊磚，撿起來看，有兩顆「舍利子」附在磚上。這才發起修復奘公塔，同時也修了奘公弟子——窺基、圓測的二塔（都在興教寺）。二、「舍利子」是可以生長的：明初，西藏宗喀巴大師——黃教的創立者，晚年落下了一顆牙齒，交與大弟子保藏，後來問起，弟子是作為「舍利」而恭敬供養著。拿回來看，牙根上長滿了「舍利子」。當時，取下「舍利子」，分給弟子們供養。而此牙齒，在恭敬供養中，經常生長微粒的「舍利子」，一直到現在。也許覺得太遙遠吧！那末，近在臺北，前司法院長居正，生前供奉「舍利子」五顆。死後，移供中正路的善導寺。去年，發見「舍利子」已增為十顆。今年春，分了五顆，供奉在新竹青草湖的福藏塔。善導寺的五顆「舍利子」，不知現在有否增多！

也許有人會建議，像這樣的「舍利子」，送科學家去「實驗研究」，作一下

「正確的分析」。其實，不需要分析化驗，我就可以告訴大家：這只是一堆物質元素，並無靈奇成分；然而，「舍利子」並不因此而失去光輝。這如人類一樣，不論那一位，活生生的送到科學家的實驗室裡，經一番正確的分析化驗，報告是……並無良善，也沒有罪惡；沒有忠貞，也無所謂邪逆。在科學家的化驗分析裡，這是毫無根據的。人，只是多少水分，多少鐵質……，這些少的物質，時值美金×元×角。然而，人類真的沒有善惡，沒有忠邪的分別嗎？真的只值美金×元×角嗎？

近代，由於偏重物質的科學發達，造成了人類意識上的嚴重毒害，普遍的變為庸俗的、功利的、唯物的人生觀，引導這個世界的社會，看來是進步，而其實是進步到毀滅的邊緣。不知物質有物質的世界，意識有意識的內容，道德有道德的領域，宗教有宗教的境地。處理物質的那一套分析實驗，是不能適用於一切的。

「舍利子」，儘管有不可思議的現象，到底是不常有的。而我們所以尊敬佛的「舍利」，佛弟子的「舍利」，如尊敬近代大師——印光、太虛、章嘉等「舍利子」，主要的理由，還是由於大師們生前的功德——慈悲智慧，自利利人，弘教護國的德業！

舍利子研究

六六

第三十八卷七月號——海潮音月刊

慈航法師遺體開缸，後山盤坐五年，佛身仍極完整 將爲本省第一尊肉身菩薩像

弟子籌開紀念會裝金入塔院

〔本報訊〕五年前，當臺灣佛教界有名的慈航法師行將圓寂時，他曾在遺囑上，寫下這麼幾句話：「遺體不用棺木，不用火化，用大缸跏趺盤坐於後山上。三年後開缸，如散壞，則照樣不動藏於土；如全身，裝金入塔院。」

昨天，慈航的弟子們遵循他的遺囑，於清晨四時卅分，將埋葬在汐止秀峯山彌勒內院後山的慈航遺體，正式開缸。當弟子們將缸打開來看時，慈航的肉身並沒有毀壞，皮膚呈棕色，五官分明，兩手下垂，兩腿盤坐。只是經過五年的歲月，他身體內的水分都蒸發了，因此肉身顯得頗為瘦削。更使人覺得驚奇的是：慈航圓寂前頭髮和鬍鬚是剃光了的，如今，都重新長出了，他的眉毛長得更濃。有人曾手觸

摸他的皮膚，依舊覺得柔軟如常人；其餘鼻孔、嘴唇、和牙齒，也都很完整。

慈航的肉身，將是臺灣第一尊肉身菩薩像。在大陸上，最著名的肉身菩薩，是廣東曲江縣南華寺的惠能六祖金身像，和乳源縣雲門山的文偃祖師金身像。此外，在安徽省的九華山，有一尊地藏王菩薩真身像。這都是佛教界實驗的例證。按照普通情形，一個人死後，不到一個月便將腐化生蛆，如慈航大師能經一千八百多日而不腐爛，足證他是生前修持用功。這一點，與高僧圓寂後火化所產生的「舍利子」，同樣使人感到不可思議。

慈航法師祖籍閩北，世居建寧，他本來的姓名是艾繼榮，十歲的時候父母都去世了。早年在家鄉就讀私塾，因該地毗連僧院，晨鐘暮鼓，深受感染。稍長，便至鄰縣泰寧峨眉峯出家，拜自忠和尚為師。

民國十六年，慈航至福建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深造，追隨太虛大師。他一生的事業，都是從這裡奠定基礎；他能精研教理，矢志弘法，也是以淵源於太虛大師的為多。

在慈航法師學佛期中，曾有兩度閉關，潛修佛教經典達六年之久。他在安慶

迎江寺當住持的時候，曾創辦過佛學研究部、僧伽訓練班、義務夜學、國民學校，致力於教育事業，甚得太虛大師的稱許。

十九年，他到香港講經，其後並至南洋、仰光等地。他曾在仰光創辦仰光佛學會。

太虛大師曾於民國二十九年，組織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那時慈航法師便是團員之一。他跟從太虛前往緬甸、印度、錫蘭等國，宣傳我政府抗戰國策，聯絡佛教徒的感情，影響頗大。中緬、中印、中錫各文化協會的相繼成立，訪問團居功至偉。當太虛由越南返國，慈航仍居留馬來亞，往返於星洲、馬六甲、吉隆坡、怡保等地，巡迴講經。他先後創辦了星洲菩提學院、檳城菩提學院、星洲菩提學校、檳城菩提學校、星洲佛學會、雪州佛學會、怡保佛學會。

民國三十七年秋天，慈航受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之聘，從新加坡來臺興學。他可以說是臺灣光復後內地僧伽來臺的第一人，也是臺灣佛教興辦僧伽教育的第一人。他辦學的风度，不只是傳授弟子們知識，而且要親切的愛護他們；同時更重視他們的日常行持。他的教學方法是行解並重，因之，大陸許多僧侶青年避難

來臺後，都投進了這位法師的慈懷。由於大陸逃難來臺的僧侶青年日多，為解決他們的食宿問題，慈航法師曾四處奔走，找尋安頓他們的地方。

慈航法師一生為佛教，他有一句自箴：「做個老實和尚」。他告誡他的弟子們，要做一個老實和尚，至少須具備四個條件：①先要立志，②以行填願，③自利利人，④福慧雙修。他又曾將這四個條件歸納為三個要點，就是：心地要慈悲，思想要真正，志願要堅固。一位慈航的弟子說，慈航法師說得好：「事事要自己多喫一點苦，多給人家一點快樂。我慈航，害人的事情絕不去作，我念經拜佛了幾十年，要我去害人，把數十年的功德修行失之一旦，太不值得」！

這位佛教大師是於四十三年五月六日圓寂的，享年六十歲，他是曹洞正宗第四十七代祖師，他的弟子們正籌劃召開慈航大師紀念會，商討為他的肉身裝金的事。

四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四萬餘信徒湧向汐止

爭看慈航法身

裝金工作下月初完成

〔中央社訊〕四萬多善男信女二十四日湧向汐止秀峯山的靜修院爭看慈航大師法身。

慈航大師是於四十三年五月六日在臺灣汐止彌勒內院圓寂，屍體裝在圓缸裏，他的弟子遵照他的遺囑，於五年後開缸，發現他的肉身沒有腐爛，轟動了臺北遠近。

二十四日是星期例假，通往靜修院的山道上的老婦人和小孩絡繹不絕，可是靜修院的鐵門是關著的，只讓人們從外面瞻仰慈航大師已經裹起白綢布，塗上紅漆的法身。

從菲律賓回來的妙門法師也夾在人羣中，他是菲律賓宿務定慧寺的主持人，於三天前看到有關慈航法身的電訊報導後趕來臺北。他對記者說：他跟慈航大師沒有見過面，但曾經互通書信，他穿了一件黃色袈裟。

據靜修院的和尚說：各方捐款給慈航肉身裝金的數字已達新臺幣二萬餘元，裝金工作將於下月六日以前完成。

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徵信新聞

緬懷祥雲恩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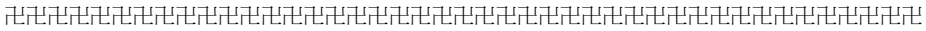
繫維吾師	弘願深心	說法演教	度眾利生	幼承庭訓	讀書學詩	長好參道	茹素奉佛
神州板盪	擲筆從戎	海棠色變	隨軍渡臺	悲憫眾苦	感悟無常	除役圓戒	入如來家
荒山行腳	志修苦行	寒寺閱藏	冀得真慧	歸紅塵居	以度眾故	室名懺願	舍稱祥光
廣研經論	窮究不疲	深達實性	樂說無厭	信眾來集	結勝法緣	學子興問	斷難解惑
建大法橋	引度迷執	燃大法炬	照破愚闇	擊大法鼓	出勝妙音	轉大法輪	明無上法
演第一義	智慧圓明	說不二門	辯才無礙	提攜護念	咐囑教誡	指月有方	傳燈無盡
會般若義	頑石點頭	印涅槃心	迦葉微笑	法雨均霑	澤及四眾	慈雲普覆	蔭庇三根
良師垂教	道業可期	無常驟至	和尚示寂	遽失依怙	既痛且驚	追憶往昔	是真還幻
慈顏不再	愛語永失	德澤難忘	訓誨銘心	化緣既竟	法身已得	花落蓮成	因圓果滿

冀高登極樂之蓮品 花開見佛

期速證無生之法忍 乘願再來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七年／西元二〇一三年二月

舍利子研究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 2395 1119 傳真：(02) 2391 1342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七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二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 本會交通——

※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恭印：一二〇〇本
流水號：11031
書號：CH35-25

